

江西教育出版社

季羨林文集

第八卷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第八卷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季羨林文集

江西教育出版社

本卷责任编委:张光璘
本卷责任编辑:文恒益
本卷责任校对:文恒益
本卷责任印制:马正毅

季羨林文集

Ji XIANLIN WENJI

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875 插页:8 字数:440,000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5392-1925-4/Z·8

定价:52.00元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季羨林

副主编

熊向东 李 铮 张光璘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李 铮 张光璘 季羨林 胡乃羽

段 晴 郭良鋈 秦光杰 钱文忠

黄宝生 蒋忠新 熊向东

策 划

杨鑫福 吴明华

责任编辑

吴明华

美术编辑

刘良德

装帧设计

陶雪华

江西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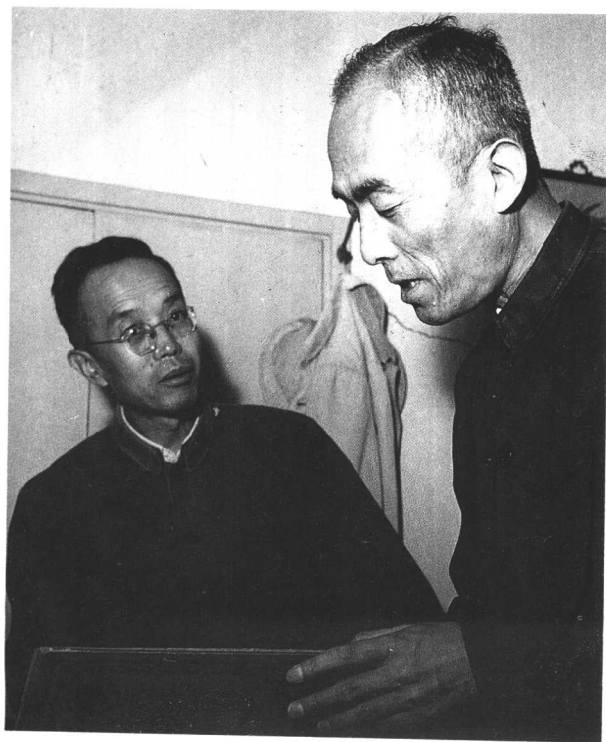
1962年出访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时与吴晗教授(左三)等合影。



1958年作者参加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



1962年出访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时与白寿彝教授合影。



五十年代，作者与北京大学西语系田德望教授合影。

出版说明

《季羨林文集》是 1992 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它包括作者迄今为止的创作、评论、论文、专著和译著。依据内容或文章体裁，《季羨林文集》暂分为如下二十四卷：

第一卷：散文（一）；

第二卷：散文（二）；

第三卷：印度古代语言；

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

第五卷：印度历史与文化；

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第七卷：佛教；

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第九卷：糖史（一）；

第十卷：糖史（二）；

第十一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

第十三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一）；

第十四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二）；

第十五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

第十六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二）；

- 第十七卷：罗摩衍那(一)；
第十八卷：罗摩衍那(二)；
第十九卷：罗摩衍那(三)；
第二十卷：罗摩衍那(四)；
第二十一卷：罗摩衍那(五)；
第二十二卷：罗摩衍那(六上)；
第二十三卷：罗摩衍那(六下)；
第二十四卷：罗摩衍那(七)。

除散文和翻译卷外，《文集》其他卷的文章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文章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国名和术语，在各个时期的译法不尽相同；部分标点符号、数字用法与现行标准亦有差别，为保持原貌，均不作统一处理。《文集》的全部作品这次都经过了比较仔细的校勘，主要包括更改繁体字、异体字，订正印错的字和标点符号，规范词语的用法以及核对引文等。个别引文在国内难以找到原著，才不得不网开一面，留待今后有机会再补校。凡内容重复的文章，则保留其中最完整、周详的一篇，余者删去。

虽然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进行文章的搜集工作，但仍难免有所遗漏。如果今后发现有遗漏的文章，将随作者的新作一并收录。迫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和帮助。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4年12月

第八卷说明

本卷收集了作者自 1941 年至 1990 年期间有关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论著。其中,《〈罗摩衍那〉初探》选自外国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9 月出版的该书单行本。《五卷书》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出版的《简明东方文学史》。INDIAN PHYSIOGNOM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OFFICIAL ANNALS FOR THE THREE KINGDOMS, THE CHIN DYNASTY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和 THE RAMAYANA IN CHINA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 4 月出版的《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其余文章均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7 月出版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罗摩衍那》为印度古代大史诗,亦是印度古代民间文学的瑰宝,故将有关该书评论收入此卷。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4 年 10 月

目 录

印度寓言自序	1
老子在欧洲	6
谈翻译	11
一个故事的演变	17
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	22
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	31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	34
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	40
中国文学在德国	47
谈梵文纯文学的翻译	56
“猫名”寓言的演变	60
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	66
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	76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83
《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	92
《罗摩衍那》浅论	100
《罗摩衍那》初探	115
漫谈比较文学史	245
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	249

应该重视比较文学研究·····	258
《西游记》与《罗摩衍那》	
——读书札记·····	261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新版序·····	264
我和比较文学	
——答记者问·····	268
比较文学随谈·····	271
名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文化遗产·····	274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相得益彰·····	278
关于葫芦神话·····	280
跨越国界的民间故事·····	282
汇入世界文学研究的洪流中去·····	285
佛经故事传播与文学影响·····	287
《罗摩衍那》在中国·····	289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325
外国文学研究应当有中国特色·····	328
展望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334
《比较文学论文集》序·····	336
文化交流与文学传播·····	338
资料工作是影响研究的基础·····	343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诗律·····	347
原始社会风俗残余	
——关于妓女禱雨的问题·····	352
罗摩衍那·····	360
五卷书·····	408
比较文学的“及时雨”·····	417
东方文学研究的范围和特点·····	420

比较文学与文化交流·····	444
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	447
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的七个问题·····	450
文学的经与纬·····	459
比较文学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462
少数民族文学应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轨道·····	464
《五卷书》在世界的传播·····	467
吐火罗文 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与中国戏剧发展 之关系·····	474
说“嚏喷”·····	483
广通声气 博采众长·····	488
比较文学之我见·····	490
对于 X 与 Y 这种比较文学模式的几点意见·····	493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自序·····	495
INDIAN PHYSIOGNOM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OFFICIAL ANNALS FOR THE THREE KINGDOMS, THE CHIN DYNASTY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498
THE RAMAYANA IN CHINA·····	509

印度寓言自序

自己是喜欢做梦的人，尤其喜欢做童年的梦；但自己童年的梦却并不绚烂。自从有记忆的那一天起，最少有五六年的工夫，每天所见到的只有黄土的屋顶，黄土的墙，黄土的街道，总之是一片黄。只有想到春天的时候，自己的记忆里才浮起一两片淡红的云霞；这是自己院子里杏树开的花。但也只是这么一片两片，连自己都有点觉得近于寒伧了。

6岁的那一年，自己到城里去。确切的时间已经忘记了；但似乎不久就入了小学。校址靠近外城的城墙；很宽阔，有很多的树木，有假山和亭子，而且还有一个大水池。春天的时候，校园里开遍了木槿花；木槿花谢了，又来了牡丹和芍药。靠近山洞有一棵很高的树，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在别的地方也似乎没看到过。一到夏天，这树就结满了金黄色的豆子，垒垒垂垂地很是好看。有几次在黄昏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走到那里去捉蜻蜓，苍茫的暮色浮漫在池子上面，空中飞动蝙蝠的翅膀。只觉得似乎才一霎那的工夫，再看水面，已经有星星的影子在闪耀着暗淡的光了。这一切当然不像以前那一片黄色，它曾把当时的生活点缀得很有色彩。

然而现在一想到那美的校园，第一个浮起在记忆里的却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一间很低而且幽暗的小屋。当时恐怕也有一片木牌钉在门外面，写着这屋的名字，但我却没注意到过。我现在姑且叫它做图书室吧。每天过午下了课，我就往那里跑。说也奇怪，现

在我的记忆里同这小屋联在一起的，总是一片风和日丽的天气，多一半在春天，外面木槿花或什么的恐怕正纷烂着吧，然而这小屋的引诱力量却大过外面这春的世界。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当时在那间小屋里究竟读了些什么东西。只记得封面都很美丽，里面插画的彩色也都很鲜艳，总之不过是当时流行的儿童世界一流的东西。后来知道当时很有些人，当然是所谓学者与专家，对这些东西不满意过。即便现在再让自己看了，也许不能认为十分圆满。但在当时，这些东西却很给了我一些安慰。它们鼓动了我当时幼稚的幻想，把我带到动物的世界里，植物的世界里，月的国，虹的国里去翱翔。不止一次地，我在幻想里看到生着金色的翅膀的天使在一团金色的光里飞舞。终于自己也仿佛加入到里面去，一直到忘记了哪是天使，哪是自己。这些天使们就这样一直陪我到梦里去。

有谁没从童年经过的呢？只要不生下来就死去，总要经过童年的。无论以后成龙成蛇，变成党国要人，名流学者，或者引车卖浆之流；但当他在童年的时候，他总是小孩子，同一切别的小孩子一样。他有一个小孩子的要求。但这要求，却十有八九不能达到，因为他的父母对他有一个对大人的要求。至于他在当时因失望而悲哀的心理，恐怕只有他一个人了解。但是，可怜的人们！人类终是善忘的。对这悲哀的心理，连他自己都渐渐模糊起来，终于忘得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当他由小孩而升为大人的时候，他忘记了自己是小孩子过，又对自己的小孩子有以前他父母对他的要求。自从有人类以来，这悲剧就一代一代地演下来，一直演到我身上，我也不是例外。

我真地也不是例外：我也对孩子们有过大人的要求。自从离开那小学校，自己渐渐长大起来。有一个期间，我只觉得孩子们都有点神秘，是极奇怪的动物。他们有时候简直一点理都不讲（不要

忘记,这只是我们成年人的所谓理!)尤其孩子们看童话寓言,我觉得无聊。从那群鸡鸭狗猫那里能学些什么呢?那间小小的图书室我忘得连影都没有了。后来在一本西洋古书里读到:“小孩子都是魔鬼”,当时觉得真是“先得我心”,异常地高兴。仿佛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过,不,简直觉得自己从来不是孩子过。一下生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渐渐成了“老成”的少年。一直到现在,十几年以后了,变成了这样一个在心灵里面总觉得有什么不满足的我。在这期间,我经过了中学,经过了大学,又来到外国,在这小城里寂寞地住了6年。似乎才一霎那的工夫,然而自己已经是30岁的人了。

在最后两年里,自己几乎每个礼拜都到一个教授家里去谈一次天,消磨一个晚上。他有两个男孩子,两个活泼的天使。小的刚会说话,但已经能耍出许多花样来淘气。大的5岁,还没有人小学,已经能看书。我教过他许多中国字,他在这方面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我很高兴,他自己也很骄傲。于是我就成了他的好朋友。每天晚上在上床以前,他母亲都念童话给他听。我看了他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母亲嘴动的时候,眼睛里是一片童稚清晖的闪光,我自己也不禁神往。他每次都是不肯去睡,坐在沙发上不动,母亲答应他明天晚上多念点,才勉强委委屈屈地跳下沙发,走向寝室去。在他幼稚的幻想里,我知道,他一定也看到了月的国,虹的国;看到了生着金色翅膀的天使,这幸福的孩子!

也许就为了这原因,我最近接连着几夜梦到那向来不曾来入梦的仿佛从我的记忆消逝掉的小学校。我梦到木槿花,梦到芍药和牡丹,梦到垒垒垂垂的金黄色的豆子。虽然我并没有一次在梦里看到那小图书室;但醒来伏在枕上追寻梦里的情景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我知道自己也是个孩子过,知道孩子有孩子的需要。虽然自己的童年并不绚烂,但自己终究有过童年了;而且这间幽暗的小屋,和那些花花绿绿的小书册子也曾在自己灰色的童年

上抹上一道彩虹。对我这也就够了。生在那时候的中国，我还能要求更多的什么呢？

但事情有时候也会极凑巧的，正巧在这时候，西园、虎文带了文文来这小城来看我。虎文以前信上常讲到他俩决意从事儿童教育。现在见了面，他便带给我具体的计划。那两天正下雨，我们就坐在旅馆的饭厅里畅谈。屋子里暗暗的，到处浮动着一片烟雾。窗子外面也只看到一条条的雨丝从灰暗的天空里牵下来。我自己仿佛到了一个童话的国里去。虽然虎文就坐在我靠近，但他的声音却像从遥远渺冥的什么地方飘过来，一声声都滴到我灵府的深处，里面有的是神秘的力量。我最初还意识到自己，但终于把一切把自己都忘掉了，心头只氤氲这么一点无名的欢悦。偶尔一抬头，才仿佛失神似地看到吹落在玻璃窗子上的珍珠似的雨滴，亮晶晶地闪着光。我当时真高兴，我简直觉得这事业是再神圣不过的了。他们走后，我曾写给他们一封信说：“我已经把这两天归入我一生有数的几个最痛快的日子里去”。他们一定能了解我的意思，但他们或许想到另外一方面去。友情当然带给我快乐，但他们的理想带给我的快乐却还更大些。

我当时曾答应虎文，也要帮一点忙。但这只是一时冲动说出来的。自己究竟能做什么，连自己也是颇有点渺茫的。自己在这里念了6年语言学，念过纪元前1000多年的《梨俱吠陀》，念过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念过佛教南宗的巴利文经典，中间经过阿拉伯文的《可兰经》，一直到俄国的普希金、高尔基。但儿童文学却是一篇也没念过。不过，自己主要研究对象的印度，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寓言和童话国。有一些学者简直认为印度是世界上一切寓言和童话的来源。所以想来想去，决意在巴利文的《本生经》(Jātaka)里和梵文的《五卷书》里选择最有趣的故事，再加上一点自己的幻想，用中文写出来，给中国的孩子们看。我所以不直

接翻译者,因为原文文体很古怪。而且自己一想到自己读中文翻译的经验就头痛,不愿意再让孩子们受这不必要的苦。

但我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野心,我的愿望只是极简单极简单的。自己在将近 20 年的莫明其妙的生活中,曾一度忘记自己是孩子过;也曾在短时间内演过几千年演下来的悲剧!后来终于又发现了自己;这对我简直是莫大的欣慰。同时老朋友又想在这方面努力,自己也应当帮忙呐喊两声。现在就拿这本小书献给西园和虎文,同时也想把我学校里那间很低而且幽暗的图书室——我受过它的恩惠,然而有一个期间竟被我忘掉的——深深地刻在记忆里。倘若有同我一样只有并不绚烂的童年的孩子们读了,因而在童年的生活上竟能抹上一道哪怕是极小的彩虹,我也总算对得起孩子们,也就对得起自己了。

1941 年 12 月 15 日德国格廷根